

老村

黑豚



黑豚者，黑头也。
秦腔里的角色。



老村

黑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豚 / 老村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80208-645-6

I. 黑…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4903 号

书 名: 老村·黑豚

作 者: 老 村

出版策划: 曼 熳

责任编辑: 曼 熳

内文插图: 王 觞

封面题字: 老 村

装帧设计: 尚书堂图书设计苑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二号

邮 编: 100733

电 话: (010) 65369524 6536952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文登市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60mm 1/16

字 数: 298 千字

插 图: 92 幅 (本册 19 幅)

印 张: 30

印 数: 1-10000 册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8-645-6

定 价: 56.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谨将本书献给尊敬的高信僵先生
他是我在有限的人生交往中
遇到的最智慧的长者和最谦恭的朋友
我将他给我的教诲和友谊
视为我人生的珍宝

这是上个世纪的事了。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

天地间没有云，没有风，更没有多余的动静。

冰冷的日头照耀着陕西渭北绵延百里的黄土漫坡。在这面漫坡上，由于北高南低的缘故，历经数亿年的风雨剥蚀，使得它的面貌像一条脱光了膀子的穷汉，无畏地裸露着他消瘦干瘪的胸膛，呈现着道道排列有序的“肋骨”——深沟大梁。两千年前统一六国的秦王，就是在这些光秃秃的“肋骨”上，演练他威震八极的军队。军队士兵也多源于此地。所以在这里，贫瘠和荒芜，正是它斗志的源泉。而携刀带枪和武力征服，古来就是一桩荣宗耀祖、人所共赏的事儿。漫坡北去，是横贯东西蔚为壮观的黄龙山脉。在山脉那边，启迪华夏耕种文明的轩辕黄帝陵墓以及鼓动百姓武装斗争的革命圣地延安——两者意味深长地同处一地，并在其间毗邻相望。

这一日。在漫坡的南面，一座低矮破烂的县城城门里，走出几个蚂蚁一般的人影。他们的中间，押着一个犯人。犯人名叫刘载。二十岁。人长得像麻杆一样瘦高，看脸面却像个仍未脱去稚气的少年。其他几人，是同村的几个民兵，高连星和马红民他们。他们一大早赶到县城里，就是将他押解回村。

一出监牢的刘载，走到辽天地里，瞬间呼吸舒畅了。往常这时辰

他会伸长脖颈，挣得板筋直跳，痛痛快快地嚎上一两嗓子。但是今天他的处境以及情况，也就免了。

高连星他们平时难得进一次城。这次进城他们结伙成帮，掂枪携刀，面上平添几分威风。枪这东西，历朝历代都是圣物。谁掂上枪，谁就高人一等。加之又特意从生产队饲养室拿来拴叫驴用的铁链子，一头系着刘载脖子，一头牵马红民手里。这阵势刚才在县城大街上，就让街面上的行人煞是好奇。山沟沟人嘛，做出的事儿总得有点与众不同。

刘载猜得出来，这是马红民的主意。出县城这一路，马红民紧随身后，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枪托一直就顶在他的腰窝处。马红民这样恶毒待他，原因很简单。几年前他抡起顶门杠子，袭击了他哥马红卫。一杠子正中脑门。打得马红卫瘫在炕上，整整迷糊了半年。此后竟落下了病根儿，说话晃脑袋，鼻子淌清水。

如今马红民决心要利用这次机会官报私仇了。

大家也知道，这一路对刘载一定是凶多吉少。

刘载龇着牙背着铁链子，每走一步都很艰难。

放过去，刘载是不会容忍马红民这样折磨他的。那时甭看他年龄小。为了活命，很长一个时期，人们看见他在饭馆里像狗一样能屈能伸，能嚼能咬。把要饭简直练成一门手艺。没谁能够像他，要饭要得如此理直气壮。譬如遇到刚端上碗的顾客，他会假装问话，冷不防打个喷嚏，唾沫星子痰点子，直接喷到顾客的饭碗里。或装做买饭的顾客，从饭馆外面匆匆往里面走，似乎要找什么人，一不小心将顾客的饼子或馍碰掉地上。遇到那些净雅的顾客，骂他几句，算了不要了。他捡起来食用。在他看来，食货上沾些土，是无所谓的事儿。土其实是人世间最干净的东西。大中午，走在辽天地里，地面上所有的土都被日头晒热了，散发出骚烘烘暖洋洋的味道，闻着人美得发疯。所以

在家乡土地上，他活得有滋有味儿。

一次，一个外地来的干部模样的人，见一个顾客将一碗羊肉泡馍洒在了地上，他居然像狗一样，趴地上就地吃起来。那干部好生奇怪，将一整张刚出锅的烧饼，一块块地掰开扔在地上，看他如何捡吃它。当他熟练地捡吃完整张饼子，逗得那干部笑得换不上来气，蹲下来对他是又爱又抚，就像抚摸自家的爱犬。——只是那干部出了饭馆走在当街，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摸到一件莫名其妙的东西，拿出来一看，嚯，一截干狗屎！不用猜，肯定那贼娃干的！干部气势汹汹地回到饭馆，招来哄堂大笑。贼娃早颠得不见人影了！

那干部气得摇晃着脑袋，不得不承认——此地人正如外面传说的，又刁又蛮。是的，生存的艰难以及历史的延承，使得这片土地上的土人百姓，个个都贼精彪悍。当地人也不避嫌，一直流传的也是这句老话：

“刁蒲城，野渭南；

不讲理的大荔县。”

而眼下说的这地界儿，就在大荔和蒲城的北面，黄龙山的山根子底下。一道道的深沟大壑，又将它和外界隔绝。自古以来便是土匪出没之地，可以说民风比之渭南、蒲城和大荔，更多出几分原始、些许荒蛮。

今天负责押送的高连星，小时候得过轻微的小儿麻痹，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稍细一些。加之他天生要强好面子，走起路来反而比别人更快。高连星平时也是凭这个优势，给村支书叶金发跑腿传信，并谋划着接替下一任民兵连长。今天高连星为显示自己实力，故意抄了条回村的近路，在几乎没有路的山坡乱草里绕行。身后的几个民兵包括刘载，都累得尻壕子出油。

到虎头崖，不等高连星喊停，大家一屁股坐地上。

这时候，马红民将枪管搭刘载肩上，想刁空给大伙儿解个闷儿，命令刘载：“来，舔枪！”刘载吃惊地看了一眼马红民，转过头去。他明白马红民的意思。马红民是想要他像几年前那样——

那时马红民在村头站哨，见刘载要饭回来，缩头缩脑正欲进村。他喝住刘载。当着众人的面，将枪管塞进刘载嘴里，然后扣动扳机，“啪”的一声。——没有子弹。刘载倒地装死。众人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只不过当时不是要欺负刘载，而是为了好玩。

刘载监狱住了将近一年。一年不见，好像不再是他本人了。喉咙上有了喉杏儿。脸上的大片黑痣也好像缩小了许多。个头儿撵上马红民。也许关在监房时间长了，看人时眼光善善的，不再似原来的贼精溜猴。此刻，马红民叫他舔枪，他不想舔。他背过身，装没听见。他去看对面的山坡。山坡上，一个老头，牵一只山羊。

哈哈。哈哈。大伙儿讥嘲地笑起来。马红民恼了，站起来绕到刘载前头，用枪口顶住刘载腮帮子。提醒刘载。刘载别过脸，看对面山坡。看牵着羊的老头。大伙儿的笑声更响亮了。马红民愤怒了，将枪口猛地一抖，磕着刘载的门牙，血当即流出来。“呸！”刘载往脚下吐一口血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你也甭太（过分）了——”

大伙儿估摸刘载的门牙掉了。刘载扬着脸，似乎有意不让马红民太得意，嘴鼓劲地努着，用力将打掉的牙齿连同不断涌上的血水一口口地咽下去。大伙儿不再去看马红民，没人想再去惹恼他。马红民自小眼睛有毛病，又红又黏，长大后好了些，但此刻又变得通红通红。

刘载感觉嘴里发木，像嚼七红花椒，又麻又烧。不知何故，马红民这样待他，他并不十分生气，却想起生产队的饲养员武成老汉。老家伙仰面一个黑窟窿。没牙。一年夏天，热得要命。一天他在河沟的

坡地拾玉米。老汉在河滩上割草。他从黑狗家的瓜地“顺”了个西瓜，蹲在地头正琢磨看咋吃。老汉走过来。他指西瓜给老汉看，想借老汉镰刀镬开西瓜。老汉是明白人，镬开后不管三七二十一蹲下来就吃，吃得咝溜溜快，一边进瓤一边吐瓜子。不等他吃进去一角，老汉三角就余了下去。他气得眼冒金星，眼看着老汉又余进两角。眨眼剩下最后两角了。尽管如此，老汉还要伸手去取。太厚颜无耻了！他照老汉的老脸给了一掴。老汉并不生气，像打的是旁人，一抹满腮帮子的西瓜汁，指着窟窿嘴说：

“莫怪，想啞（吃）得快，把牙敲了！”



刘载妈刚生下刘载的时候，见他半个脸乌云黑紫不是相况，当即感觉是个不祥之兆。不等满月，就去请了同村的赵帮柱。赵帮柱是个游医，旧时代称郎中。其时政府在镇上刚建起卫生所，命令郎中赵帮柱，不允他再游乡串户坑蒙拐骗。政府这一限制，更使得赵帮柱生意清淡，门可罗雀。无奈之下他拴起毛驴，收拾瓶瓶罐罐，不准备干了。然令他想不到的是，小刘载的出生，给他的行医又带来了希望。

那天，娃妈去找赵帮柱。赵帮柱正在院当间与驴贩子袖筒里捏指头。赵帮柱说：“你给呀！”驴贩子说：“你给呀！”赵帮柱说：“你给呀！”驴贩子说：“你给呀！”两个人推来操去，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出价。他们旁边站着要卖的毛驴，安静地等候结果。娃妈走进门来，突然打断他们的生意。

赵帮柱听完娃妈话，断然说：“不成。”娃妈说：“成！”赵帮柱又说：“不成。”娃妈又说：“成！”赵帮柱又说：“我说不成就是不成，你这人咋——”娃妈突然将手很大方地搭他的肩膀上。这个动作，像是政府里的干部对待下级那样，鼓励他说：“肯定成。咱天黑治。不叫人晓得。”

妈的这种态度，眨眼间感动了赵帮柱。

这天夜里。尽管村东到村西就一畛子地远，赵帮柱还是骑上没卖

的毛驴，全副武装地进了刘载家门。赵帮柱进院听到贼娃刘载在襁褓里嚎叫。这立刻让他对贼娃和娃妈充满感激。因为没有这母子二人，他赵帮柱今生今世说不定不会再拎药匣子了！赵帮柱拴好驴，不等踏进窑门就喊叫：“来了，来了，甬嚎了，甬嚎了！这算啥病嘛，叫娃嚎成这个样子！看看，看看，看娃嚎得可怜的！这是咋哩嘛，算是个啥病嘛，甬熬煎了！”

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无论什么病他都能看！等于还没见娃就先向娃妈打了保票。

一切停当之后，且看赵帮柱如何治疗。他将刘载的脸儿仔细端详了端详，想出一套很古怪的治疗办法。当时尚在襁褓中的刘载虽然懵懂无知不能记忆，但后来曾有人这样给他描说——

在烟熏火燎中，他躺炕上，左脸贴着炕席，右脸颊上放一片槐树皮，树皮上再燃一堆艾火，每次烤炙都要半天时间。据赵帮柱说，用他这个法子，就可以把他脸上的黑痣就像烧碳一样给烧没了。赵帮柱的认真态度，真的是感动天地啊。灼热的火苗下，他扭动着月毛娃（婴儿）丑陋红嫩的肢体，发出撼天动地的嚎叫。一时间嚎得满世界的人都晓得了！娃妈不让外人晓得的许诺，并没能真正兑现。

治疗是旷日持久，嚎叫也举世罕见。

半年里，刘载一直就这样拼命地干嚎。对赵帮柱，此时已经不再是治疗，而是和刘载赌气。因为——如果治疗失败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行医了。遗憾的是，刘载并没有让他如愿。刘载的面貌乃上天所赐不可改变。只是赵帮柱这样蛮干，对刘载也不是没一点儿好处。首先，无意之中居然给刘载吊出了一副空前绝后的响彻云霄的破锣嗓子。

据说一个云游的老者，一日由村头经过，站在村东的高坡上，听到坡下刘载的哭声，对一旁正犁地的村民竖起大拇指，赞道：“这谁

家的娃？嘹得美啊，长大了能吼‘黑豚’！”犁地的村民对老者说：“老伯你说得对，乃娃不光嗓子好，生下来就满面漆黑！”老者说：“得是（是不是）的？如能出个‘黑豚’，秦人有幸啊！”

豚者，头也。黑豚者，黑头也。陕人古语。

这个“豚”字，陕人读 sa，去声。这里要说的是——“豚”字原本的写法，在今天的陕西地界，也就三五个耽爱搜古的学者教授才能写得出来：左“月”旁，上一个“天”下一个“韭”。《现代汉语字典》包括电脑的异体字库里，都查不到它的影子。这里为了认识和通行的方便，只得选取相近的“豚”了。

“黑豚”，是秦腔里的角色，俗称铜锤花脸。一个天罡地魁式的人物，主持正义、惩恶扬善的凶神。登台时头戴冲天冠，脚蹬麒麟靴，脸面勾抹得浓墨重彩斑斓如豹。譬如黑煞神似的包公，黑头黑脸黑袍加身，黑凜凜面额顶上一弯白月。上上个世纪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大约二三百年来，在关中一带的戏曲舞台上：“黑豚”是最为活跃和最受尊宠的角色。其火爆激烈的场面，极类似今天的摇滚。“黑豚”也相当于其中的摇滚巨星。“黑豚”出场时一声悲凉嘶哑的长嚎，穿云裂帛，撼动天地。这时候你且去看，满场观众如痴如醉，全身酥麻。

秦地人缺粮少酒，但秦地人有“黑豚”。

秦地人看戏，先看它的“黑豚”咋样。

一个成名的“黑豚”能顶大半个剧团！

只是——一个能吼动秦川、嘹醉万民的好“黑豚”，不是想有便有。他天设地造，堪为人间绝才。这种人不仅声腔响亮，还得面额饱满身架硕大。一旦嘹出声来，元气充沛天地震颤。在方圆百里的地界上，三五十年甚至几代人里，偶尔才能出现一两个能吼得动、吼得好“黑豚”的人物。

但娃妈不这么看，她认为自己生了一个孽种！

也许——起初刘载的破锣嗓子还在婴幼儿阶段，没经专业训练，算不上唱戏。但在他刚出生的日子里，不管刮风还是落雪，早晨还是靠晚，只要他一嚎叫，四邻八舍的乡亲立刻受不住了。他们三三俩俩不断有人扒在他家院墙豁口处，探进头颅央求道：“先人啊，长短甭叫你乃贼娃再嚎了，嚎得人心里头膈乱（烦躁）的！”

他们哪晓得娃是本能！娃不嚎娃妈就不打算喂他。

乡亲们一抗议，娃妈连忙掏出乳头塞进娃嘴里。

嘴吮乳头的刘载，当时还意识不到他取得的胜利有多么重大。如意识到了，肯定会乐得咯咯直笑。但事实就是这样：刘载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得靠自己养活自己。

刘载十分糟糕却无比精彩的人生，就这样开始了。

刘载十四岁那年。冬天。村里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一班人无须再下田干活。整天聚集在大队部里敲锣打鼓，歌舞升平。一日，他们突然派人喊他。刘载以为他们看上他的破锣嗓子，欢呼雀跃地赶了过去。

但结果让他失望。人家看中的，是他的脸。

分派他的角色，是个名叫斜眼狼的土匪，在山口埋伏，等救护红军伤员的张嫂出来。张嫂一出台，他就蹦跳到她面前，装出一副流氓样子，在张嫂身上搜摸。呀嗨，果然有包袱细软！张嫂眉稍一挑，惊叫：“大道青天，怎敢劫俺财物！”他跟着嚎叫一声：“啊呀，他妈的我还要抢人呢！”仅这一句台词，哈哈，台下哗然雷动。掌声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汹涌而来。他不知道，这是因为他的那腔口和脸面，让人们念想起“黑豚”！

为听到刘载破锣嗓子这精彩的一嚎，方圆一带的山民野老，竟不惜体力赶几十里山路！人们念想“黑豚”那嗓门都念想疯了！一时间居然让狗日的小刘载抖起了威风。

刘载从村子走过，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再小看他了！这个平日里走路溜墙根的刘载，如今居然也敢走到马路当间了！因为他从众人的目光里就可以看出来，大家都热烈地期待他、奉扬他。只有个别胆小的妇女，瞅见他转身逃跑，闪身到院墙里面。

这让他非常意外。他想，难道他真的是坏人？不但调戏了戏台上的张嫂，还会将眼前的她们也咋的了吗？别说——就怪他演得太像了！特别是拦住张嫂的一刹那，嘴角流出涎水，漆黑脸上的那双白眼仁子瞬间射出淫荡的光亮，胳膊腿儿兴奋得直打颤儿，再嚎上精彩的一嗓子，瞧他那邪性的劲儿——

嗨，把他不当流氓，是你瞧不起他！

又说当初，妈见赵帮柱拿刘载没有办法，知道事情绞结（麻烦）下了。当然，这对她打击不算太大。更大打击是，娃刚满月的一天，她抱着娃在村头槐树底下歇凉。远远看见曾在村里住过队的杨队长——不对，这个时候的杨队长已是公社的武装专干了！杨专干与村支书一班干部从田里走了回来。她一时慌了手脚，慌张间想到给杨专干看看怀里的娃。不想杨专干拉长脸，当那么多人的面，一声喝呼，将她推到一边。那鄙夷的表情，像钉子一样钉到她心窝上。她垂头丧气地抱娃回家。到家后娃撇在炕上，任哭死也不去管他。紧接着第二天，村里居然派来民兵，二话不说收走她的枪。她把这一切都记在刘载的账上。一气之下先与贼娃划清了界线——简单地说，不爱他了！这个扫帚星！

想当初，她刚怀他，男人还在的时候，夫妻二人还挺高兴呢。男人顺手从书架里抽出一卷古书，闭上眼睛，翻开来，一根指头按上去，睁眼一看，好啊，“清酒既载，骅牡既备”，是一个“载”字。这句话来自《诗经》，意思是春天里赶上马车载着美酒，到郊野里游玩。她认不得这个字。一听这个字音，心里就咯噔一下，感觉不好。但看男人欢喜的样子，出于对他学识的信服，同意了。但倒霉的是，自从生下他，发生在她身上的灾难就没断过！

治疗还在继续。愿意继续就让继续好了。

她希望赵帮柱出个事故把贼娃弄死算了。

感谢苍天，刘载人贱命大。按照知底人的说法以及刘载自己后来的推断，当时是因为他幼小的肢体在土炕上剧烈地扭动，再通过痛苦而精彩的嚎叫，才使得赵帮柱哆里哆嗦，没有下得利手。

刚满月，妈便拎起他的小胳膊腿儿，就像拎着狗崽猪崽鸡崽或随便什么不值一提的小动物，也不管他多么剧烈——如今看来是本能地反抗，直接扔到院子的粪堆旁，让他常年和猪狗鸡鸭一起去摸爬滚打。饿急了，他甚至会鸡屎当糖果捡起来放进嘴里，品尝那沾点土腥的软绵绵酸溜溜甜丝丝热乎乎的滋味。他呀呀地叫着，意思是真好吃。一切恶习都是这样，习惯就好了。没啥大不了的。这习惯持续到三岁。在他可以满院子奔跑的时候，一天他无意中看见那可口的小东西“咔嚓”一声巨响，从鸡屁股里掉落了下来。这时候他才突然明白，原来他一直滋滋品尝的“糖果”，竟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等他再大点儿，妈在灶头烧火墩子旁边的柴禾里，给他扒拉出来一个类似狗窝的地方，让他睡在里面，像对待小猫小狗一样，凑合养着。吃饭时，小碗就放烧火墩上。十岁以前的他，最高兴的事儿是看灶堂一蹿一升的火苗儿，听风箱叭哒叭哒有节奏的声响。因为这时他会感觉暖和些。当然，妈做饭时遇上倒霉事儿或者发无名火，会顺手操起扫帚把儿，朝他的头上背上无所顾忌地一气乱打。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小哥哥。小哥哥时不时也会拿根棍子来捅他，捅得他在柴窝里吱哇乱叫。总之，他像无人待见的小动物，一边挨打一边成长。